

拉美政治

# 从左右轮替现象透视拉美政治发展规律

## ——兼论 21 世纪拉美两次左翼浪潮的发生及影响

袁东振

**内容提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拉美地区已先后出现两轮左翼执政周期。左翼与右翼执政周期相互轮替，体现了拉美政治发展进程中左翼和右翼相互竞争、交替发展的历史性常态。尽管拉美左翼和右翼力量的社会基础、基本理念和政策倾向有明显差异，但两者既非绝对也非固定不变，其政治立场、政策主张、利益诉求、社会和群众基础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和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左翼和右翼甚至会相互接近。在拉美地区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非常严重的条件下，即使在右翼执政期内，左翼的主张也有很大号召力，左翼仍会有重要政治影响力；同样地，即使在左翼执政期间，右翼仍有制约左翼执政党的手段，可对政府决策施加重要影响。在多党竞争的环境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会对自己以往执政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修正过激政策，适当顾及对方诉求。从长远看，相对温和与实用的中间路线或许会成为拉美国家主要政治力量的方向性选择。本文从左右轮替的视角，结合 21 世纪以来两次左翼浪潮的发生，分析拉美政治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关键词：**左右轮替 拉美政治发展 新左翼 中间路线

**作者简介：**袁东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2) 06-0100-17

以 1998 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为重要标志，拉美地区进入被称为“粉红浪潮”的左翼执政周期，此轮左翼执政周期持续十七八年。以 2015 年连续执政 12 年的阿根廷左翼政党丧失执政地位为标志，拉美政坛出现“左退右进”现象，一批右翼政党先后上台执政，但此轮右翼执政期持续时间较短。2020 年以后，左翼政党又接连在拉美多国重获执政地位，该地区出现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二次“粉红浪潮”的左翼执政期。特别是 2022 年 10 月巴西大选后，拉美地区将首次出现左翼政党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等六个人口最多的拉美国家同时执政的局面。21 世纪以来发生的左右轮替既是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也已成为拉美政治发展的常态，而且是未来一定时期内拉美政治发展中难以逆转的趋势。左右竞争、交替发展和相互轮替对拉美政治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本文拟从左右轮替的视角，结合 21 世纪后两次左翼浪潮的发生，分析拉美政治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 一 左右轮替是观察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视角

拉美政治发展的内容丰富多彩，因而分析拉美政治发展也有多重视角。尽管观察角度不同，关注的重点问题有差异，研究内容有侧重，分析框架也不尽相同，但每个视角都是对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展示，都具有重要学术和认识论的意义，都对拉美政治研究有所贡献。国内学界主要从以下视角观察拉美政治发展的相关问题。

民族民主运动的视角，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国内学界观察拉美政治的主要视角。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被视为该地区政治发展进程的主流。当时有学者提出，抓住拉美民族民主运动这个主流，就等于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自然也可带动对其他拉美政治问题的研究。因此，研究拉美政治发展进程，一定要抓住拉美民族民主运动这个主流，突出对拉美资本主义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同美国关系的变化、古巴革命及其对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道路与发展趋势，以及拉美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等问题的研究。<sup>①</sup> 在该研究视角下，学者们把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概括为“外抗强权内争民主”，并结合拉美国家的制度与体制变迁、民主与独裁的斗争、稳定

<sup>①</sup> 杨白冰：《关于战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主流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1987 年第 1 期，第 8-9 页。

与发展的互动、发展与独立的演进、革命与改良的交替，探究拉美政治发展及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成果，探寻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独立与经济民族化的关系。<sup>①</sup>

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视角，这是国内外学界观察拉美政治发展的共同视角。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拉美开启威权主义军政权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至1990年该进程基本完成，此后，拉美政治进入民主巩固的阶段，政治发展的内容更加丰富。国内学界对拉美政治发展的研究，逐渐从对民族民主运动的重视转入对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注，并以拉美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探寻该地区政治发展的进程及规律。学者们注意到，同其他国家一样，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从政治变革开始的；在独立后拉美国家经历的三次现代化浪潮中，政治上的“治”与“乱”始终是核心问题；拉美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为现代化提供稳定的执政环境。<sup>②</sup>学者们提出，拉美国家虽已完成还政于民的进程，但民主化的任务并未完成，民主体制的巩固还需经历长期、反复的过程；巩固民主化的成果是拉美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任务。<sup>③</sup>拉美民主化进程及其产生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民主制度，成为拉美政治分析和动态研究的中心议题。<sup>④</sup>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尤其是政治民主化也一直是国外学界研究和观察拉美政治的重要视角<sup>⑤</sup>，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关注选民权利扩大、政党与选举制度完善<sup>⑥</sup>、威权统治向民主过渡等<sup>⑦</sup>。

制度变迁的视角，这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拉美政治发展的通用视角。伴随民主化进程不断巩固，拉美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在21世纪后中拉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制度性约束也日益显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重视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和观察拉美政治发展。学者们注意到，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化进程启动后拉美政治中最突出的问题；在民主巩

① 求索：《对战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几个问题的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15页；关达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②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30页，第335页，第357页。

③ 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④ 张凡著：《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⑤ [美]彼得·H. 史密斯著，谭道明译：《论拉美的民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⑥ Steven Levitsky, James Sydney, Brandon Van Dyck, and Jorge I. Domínguez (eds.), *Challenges of Party-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Flavia Freidenber, *Los Sistemas de Partidos en América Latina 1978-2015*, Tomo 1 y Tomo 2, UNAM, México, 2016.

⑦ [美]霍华德·J. 威亚尔达、哈维·F. 克莱恩编著，刘捷、李宇娴译：《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Guillermo A. O'Donnell, Laurence Whitehead,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固进程中，拉美国家普遍实行了旨在巩固民主化成果、完善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宪法、选举制度、国家机构和司法改革<sup>①</sup>；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行政与立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联邦制度、政府科层制度等成为拉美政治研究的中心议题<sup>②</sup>；在民主巩固进程中，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趋于成熟、完善、有效、稳定和多样化，但仍有脆弱性和缺陷，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提高制度的效率和执行力，减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的约束<sup>③</sup>。制度变迁也是国外学界观察拉美政治发展的常用视角，其关注的重要议题包括拉美的国家改革问题<sup>④</sup>、体制的缺陷<sup>⑤</sup>、政治及宪法改革的局限性等<sup>⑥</sup>。

左右轮替成为学界观察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视角。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起，拉美左翼的群体性崛起极大改变了地区政治生态。政治发展中的钟摆效应成为学界观察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视角。学者们注意到，左右翼相互竞争、交替发展和交替执政，是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现象，加剧政治发展中的“钟摆”效应；除对世纪之交以来拉美左翼执政现象的关注外，国内学界还重视对古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西等国家左翼执政党的理念与政策实践的解读<sup>⑦</sup>。学者们注意到，拉美左翼具有多样性，于是在传统左右翼两分法的基础上，使用了中左和中右的划分方法，以及中左和中右的概念。<sup>⑧</sup>国外学界研究拉美政治时也常采用左右分析的视角，关注拉美左翼的兴起与分化、“粉红浪潮”的特点等议题。<sup>⑨</sup>

① 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77页。

② 张凡著：《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③ 袁东振：《理解拉美主要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

④ Eduardo Lora, *The State of State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 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7.

⑤ Daniel M. Brinks, Steven Levitsky, and Maria Victoria Murillo (eds.),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Weaknes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⑥ Javier Corrales, *Fixing Democracy: Why Constitutional Change Often Fails to Enhance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⑦ 任志江：《拉美“粉红浪潮”的兴起与衰落》，载《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徐世澄：《拉美四国左翼新情况与对拉美政坛“左退右进”的看法》，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1期；杨建民：《古巴“更新”：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载《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3期；方旭飞：《巴西左右政党的分野、变迁和前景》，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5期。

⑧ 袁东振：《政治变迁与拉美左翼的变动趋势》，载《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5期。

⑨ Jorge G. Castañeda and Marco A. Morales (eds.), *Leftovers: Tales of Latin American Left*,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Steven Levitsky and Kenneth M. Roberts (eds.),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Lisa L. North and Timothy D. Clark (eds.), *Dominant Elites in Latin America: From Neoliberalism to the “Pink Tide”*,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2020年以后,拉美左翼又相继在拉美多国执政,地区政治生态再次出现明显变化。尽管左右分析框架难以展现拉美政治发展的全貌,也不能涵盖政治发展的所有内容;左右两分法还存有某些缺陷,有时很难涵盖该地区所有政党和政治组织,但该分析视角还是能基本适用对当前拉美政治发展及政治生态的分析。除此之外,尚难找到完全准确、完全适用的分析视角。

## 二 左右翼的分析框架及其对拉美政治分析的适用性

一般认为,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或以左翼和右翼来区分政党、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的政治光谱,始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国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代表坐在国王右侧,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及农民代表坐在国王左侧。前者主张维护教会特权和君主制,只要求对旧制度进行某些改革,反对实行共和制。后者则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制,反对教会特权。在接下来召开的国民会议上,也是赞成革命和反对革命的成员分坐在演讲台左侧和右侧。法国大革命中偶然形成的历史场面,反映到语言学词汇中,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概念。此后,右翼或右派成为保守和反对社会变革的代名词,而左翼或左派则成为激进和支持社会变革的同义语。<sup>①</sup>但有学者认为,左和右的概念常常被掺入感情色彩,“在科学意义上既不准确,加在一起也不能囊括政党纲领或政权纲领所表达的全部政治倾向”<sup>②</sup>。

左翼和右翼在传统上表示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或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19世纪后半叶欧洲工业化之后,左翼和右翼又被用来表示对劳工利益或私人资本利益的不同态度,在这两个词的初始政治涵义之上又增添了新内容。一般说来,左翼支持劳工或工人阶级利益,而右翼则支持企业主或资本家的利益,使得左右翼的分析框架除了传统的政治含义外,又增添了新的经济含义。有学者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由于新问题取代了劳资冲突,传统上对左

<sup>①</sup> 为了叙述的便利,本文使用左翼和右翼的表述。在不同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对左或右有不同理解,左与右有不同含义。在中国当代政治发展进程中,左和右往往被赋予特殊政治含义,甚至成为敏感政治词汇;左常被赋予进步或积极的性质,右则常被赋予反动或保守的特性。在拉美地区,左翼和右翼通常并不具备这样的特殊含义,没有汉语语境中那种褒义或贬义的意味。

<sup>②</sup> 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3页。



翼和右翼的区分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但主流观点仍认为，对于复杂政治态度的取舍来说，左和右的区分仍是“一种有用的简明指南”<sup>①</sup>。

国内外学界也主要依据政治理念和政策取向来划分左翼和右翼。一般说来，左翼重视平等，关注中下阶层利益诉求，注重社会财富和收入再分配，关注弱势群体，主张国家对经济社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宏观调控；右翼则强调个人自由，优先追求经济增长，强调社会平等不应损害经济增长，主张最大限度减少国家干预和管制，保护私有权和自由贸易。尽管左翼和右翼已成为政治分析的重要范畴和框架，但学界对于究竟谁是左翼或右翼并无一致的认定。学者们虽从各自学科领域和专业背景对左翼和右翼做出各种解释和说明，但观点不尽相同，很多情况下甚至自说自话。有人把主张平等和民主还是主张自由和特权作为划分左右的主要标准。有人主要从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来界定左右，把主张干预主义还是自由放任作为判定左翼和右翼的主要依据。还有人认为，追求结果公平还是过程公平是左翼和右翼的根本区别。有人根据是否主张变革或主张变革的程度来区分左和右，认为主张激进变革或赞成以革命方式改变社会的是左翼，主张实行有限度变革或以保守方式改变社会的是右翼。还有人依据政党或政治组织的成分区分左和右，认为工人阶级及中下社会阶层是左翼最重要的力量，而右翼政党一般由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人士组成。<sup>②</sup> 还有人依据政策取向来界定左和右，认为左翼主张为穷人服务，右翼则倾向于为富人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其理念与政策主张不断有所调整；左翼和右翼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随着国内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动，从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左右翼在理念、价值观、发展观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甚至在吸纳对方某些主张的基础上向中间立场或中间路线靠拢。尽管在时空上不完全同步，拉美左翼和右翼的发展变化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左右翼的演进路径类似。因而，国际学界左右的分析框架基本能够适用于对拉美国家的分析。

左翼和右翼交替发展是世界许多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常态。左右相互竞争、长期共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交替执政，构成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主线。拉美国家的政治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左右翼相互竞争和交替发展的过程。

<sup>①</sup> 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3页。

<sup>②</sup> 周淑真：《如何区分左翼和右翼》，载《环球时报》2004年10月29日第6版。

在政治力量日趋多元的拉美国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均不可能实现永久执政或永久掌权；左右相互竞争、轮流或交替执政成为该地区政治发展的普遍现象。因而，左右轮替仍是观察拉美政治的重要视角，左和右依然是分析拉美政治的有效框架。

### 三 拉美左右翼的周期性交替成长与互动

左右翼周期性交替成长，既是现代拉美政治进程的主要内容，也是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

#### （一）左中右三大阵营的形成

19世纪上半叶独立后的数十年间，拉美国家政坛的主角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政治势力，当时尚未形成界限明确的左右阵营。总体上看，自由派主张自由贸易、联邦主义和反教权，保守派主张保护本国工业、中央集权和教会权力。19世纪中叶后，受从欧洲不断涌入的各种政治社会思潮影响，拉美地区开始形成界限相对明显的左中右阵营或集团。

拉美左翼集团思想和组织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受到欧洲左翼思想和政治组织的影响。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左翼思潮随欧洲移民传入拉美，并在该地区找到大批追随者。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左翼政治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推动和影响下，拉美地区建立起一批左翼政党，如1892年建立的阿根廷社会党和巴西社会主义工人党，1898年建立的智利社会党，1899年建立的古巴社会党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拉美国家陆续建立共产党。二是来自拉美传统政治力量的分化。19世纪后半期的早期现代化推动拉美国家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传统保守派和自由派发生分化，一批进步和激进势力从传统政党中分离出来，成为拉美左翼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受这些左翼政党影响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及进步知识分子群体是拉美左翼力量的主体。拉美左翼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不满，主张推进社会变革，进行利益和权力再分配。

面对左翼力量崛起，以传统大地主、保守的天主教会、军队上层势力为代表的拉美保守势力极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坚持传统政治立场，反对左翼关于政治社会变革的主张，并逐渐成为该地区右翼阵营的核心力量。这些右翼力量以及以这些力量为主体的政党、政治社会组织逐渐成为与左翼相对立的右翼集团。右翼力量是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主导者、受益者，为

维护既得利益不受冲击，试图阻止重大和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反对左翼的革命和变革立场。

拉美地区政治力量虽形成左右对垒，但这种对垒并不是该地区政治发展的全部。在左右两大政治集团之间一直存在规模庞大的中间集团。中间集团主要由两种力量组成。一是传统保守党和自由党中主张推进政治社会变革的力量。20世纪以后，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传统保守党和自由党中一些开明人士主张采取非左非右的中间立场。二是新出现的大量持中间立场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在现代化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进程中，拉美地区不断出现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以及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政党。这些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政策主张、组织成分虽各不相同，但都赞成温和社会改良而非激进社会变革；其政治立场相对折衷，既有别于传统右翼的保守，也不同于左翼的激进。中间阵营一直是左右翼极力拉拢和争取的对象，成为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平衡力量。

## （二）拉美政治进程中左翼和右翼的周期性交替成长与互动

左右相互竞争和交替发展，成为现代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主线。在拉美百余年政治进程中，左翼和右翼经历了数轮交替成长的周期。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拉美左翼力量得到第一轮快速增长，但与右翼势力相比，左翼总体实力依然较弱。此轮左翼力量增长的主要标志是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和大批左翼政党建立。19世纪90年代后，拉美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人运动更趋活跃。与此同时，各种左翼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相互促进，左翼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拉圭等国的工人运动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范围传播；这些国家后来也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如1911年和1919年成立的墨西哥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秘鲁社会党。然而，无论是左翼思想的传播范围还是左翼政党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还相对有限，主要局限于特定社会阶层；一些左翼政党的组织还不够稳定。

20世纪上半叶拉美左翼出现第二个发展周期，力量进一步壮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右翼压制。此轮左翼发展周期的主要标志是许多国家建立了共产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共产国际的建立，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的“对话”，拉美许多国家相继建立共产党。在经济相对发达、工人阶级队伍较强、工人运动基础较好、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较大的国家，如阿根廷、



巴西、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墨西哥、古巴等，20世纪20年代前已完成共产党的建党。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家共产党也相继完成建党历程；20世纪40年代中期后，多米尼加、玻利维亚、洪都拉斯、海地等国家也建立了共产党。然而，这一时期左翼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右翼压制。拉美国家共产党建党后，发展条件和环境较艰难，许多党遭到右翼当局的镇压或取缔。

20世纪中叶拉美左翼迎来第三个发展周期，但仍未改变该地区政治进程由右翼主导的局面。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拉美左翼领导的反独裁、争民主斗争提供了极大动力，左翼力量获得较大发展。1944年年底，具有左翼倾向的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当选危地马拉总统后，积极推进该国民主改革进程；具有左翼民族主义倾向的庇隆政府1946年起在阿根廷执政；由秘鲁人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组成的民主阵线在1945年大选中获胜；拉美国家共产党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增强，党员人数增加到50万<sup>①</sup>。但随着1947年后冷战开始，许多拉美国家政府追随美国执行反共政策，该地区左翼力量的生存环境再度恶化。1954年危地马拉的阿本斯（Jacobo Arbenz Guzmán）左翼政府被推翻；1956年后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的政策被迫右转，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古巴都由亲美右翼独裁政权统治；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在智利等国家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人遭解职，共产党议员被剥夺议员资格，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受到迫害；拉美地区的共产党党员人数显著减少，到1957年降至13.5万人<sup>②</sup>。

20世纪60年代后到80年代是拉美左翼成长和发展的第四个周期，但这一时期右翼在多数国家仍占相对优势。20世纪60年代后拉美左翼生存环境有所改善。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随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极大鼓舞了拉美左翼力量的士气。进入60年代后拉美左翼趋于活跃，何塞·纳坦松甚至认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拉美历史上第一次左翼浪潮<sup>③</sup>。这一时期拉美左翼思想和思潮异常活跃，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出现了激进或进步思潮。例如经济和社会领域

<sup>①</sup> 关达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

<sup>②</sup> 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sup>③</sup> José Natanson, “Ya Podemos Hablar de un Tercer Tiempo de la Izquierda en América Latina”, 29 de enero de 2022. [https://ladiaria.com.uy/mundo/articulo/2022/1/](https://ladiaria.com.uy/mundo/articulo/2022/1/.). [2022-03-19]

的依附理论，政治领域的游击战理论，宗教领域的解放神学，教育领域的“解放教育学”，思想领域的“解放哲学”等。与此同时，左翼的反政府游击队趋于活跃。受古巴革命胜利的鼓舞，拉美左翼力量热衷于武装斗争，开展旨在推翻本国独裁政府的游击战，当时19个拉美国家中有17个国家出现反政府游击队<sup>①</sup>，游击队总数量有上百支<sup>②</sup>。但在右翼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多数反政府游击队的活动失败。此外，在这一时期拉美还出现了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在左翼力量的支持下，1970年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当选总统，随即开始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智利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在拉美左翼中引起强烈反响，在反政府武装斗争相继失利的情况下，该地区左翼力量逐渐将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作为主要策略选择。除智利外，20世纪70年代还出现圭亚那“合作社会主义”和牙买加“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sup>③</sup>。70年代以后拉美左翼的发展遭到右翼威权主义的压制。1973年阿连德政府被右翼军人政变推翻，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左翼政党被取缔。20世纪70年代，除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少数国家，拉美大陆出现清一色右翼威权主义军政府，左翼力量遭受巨大损失，左翼运动总体上处于低潮期。20世纪70年代末起，拉美开启军政府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随着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左翼政党重获合法地位并进行公开活动，成长环境得到改善，影响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总体上看，左翼在这一时期处于缓慢恢复过程中，右翼在多数拉美国家仍具有相对优势。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左翼力量再次遭受严重打击，政治力量对比的优势进一步偏向右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消失，给拉美左翼力量造成严重消极影响，对各国共产党的冲击尤为剧烈。拉美一些共产党出现组织分裂，影响力遭受削弱，党员人数大幅下降，如乌拉圭共产党的党员数量由5万人降到0.7万人<sup>④</sup>。执政的古巴共产党因失去苏联支持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困难；遭遇美国敌视和本国反政府武装长期围困的尼加拉瓜左翼政府于1990年丧失执政地位，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左翼力量

<sup>①</sup> [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美] 朱莉·阿·查利普著，王宁坤译：《简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281页。

<sup>②</sup> 关达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sup>③</sup> 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620-623页，第625-629页。

<sup>④</sup> 康学同主编：《当代拉美政党简史》，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505页。

的挫败感；中美洲地区左翼游击队也逐渐归于沉寂。在左翼力量遭受打击而处于低潮的状态下，拉美国家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左翼力量无力进行有效的抵制。

进入 21 世纪后，拉美左翼迎来第五个发展周期，地区左右翼力量对比开始呈现大体均衡的状态。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起，拉美左翼群体性崛起。针对 20 世纪后期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左翼政党提出替代新自由主义、探索新发展道路的主张，赢得较广泛的社会支持。左翼政党先后在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秘鲁等多国执政，拉美出现地区性的“粉红浪潮”。马尔科·施瓦茨认为，此次“粉红浪潮”波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左翼的政治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sup>①</sup> 在左翼执政期间，拉美地区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条件也趋于有利，该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重新武装起来<sup>②</sup>；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国的共产党成为重要参政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得到提高。2015 年以后拉美经济进入下行渠道，一些左翼执政的国家陷于衰退。经济下行和衰退产生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民众不满情绪增长，引发拉美地区接连发生“左退右进”的执政党更迭。2015 年连续执政 12 年的阿根廷左翼政党失去执政地位，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失去对国会的长期掌控，陷入严重治理危机；2016 年巴西左翼总统被右翼控制的国会弹劾，同年秘鲁左翼政府下台；2017 年厄瓜多尔左翼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险些丧失执政地位，莫雷诺（Lenín Moreno）总统执政后立场右转，偏离既定执政路线；2018 年右翼的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2019 年连续执政十年的萨尔瓦多左翼政党下台，同年玻利维亚左翼总统在右翼逼迫下辞职。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轮左右更迭过程中，虽然左翼在拉美多国失去执政地位，但从整个地区层面看，左右翼力量对比大体处于均衡状态，左翼仍在委内瑞拉等一些重要国家执政；即使是在右翼取得执政地位的国家，左翼仍有与右翼抗衡的实力和能力。2015 年开始的“左退右进”局面持续时间较短，仅数年后就又出现左翼“回潮”。

2020 年后，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再次向左摆动，左翼在多国重返执政地

<sup>①</sup> Marco Schwartz, “El Nuevo Giro a la Izquierda de América Latina”, 31 de diciembre de 2021. <https://www.eldiario.es/opinion/zona-critica>. [2022-05-18]

<sup>②</sup> Antonio Salamanca Serrano,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http://refudacion.com.mx/revistas/index>. [2017-03-16]

位，有人称之为新世纪以来左翼或进步主义的第二次潮流或新一轮“粉红浪潮”<sup>①</sup>。2018年墨西哥左翼国家复兴运动党上台执政，给当时尚处退潮期的拉美左翼以极大鼓舞；2019年和2020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左翼政党重新执政；2021年秘鲁、智利、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左翼政党取得执政地位；2022年哥伦比亚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获胜并开始执政，改变了该国几十年来右翼一直掌权的局面。2022年10月，巴西左翼劳工党领袖卢拉当选总统。当前人口最多的六个拉美国家同时由左翼执政，这在该地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左翼执政国家人口超过拉美地区总人口的85%，领土面积超过地区总面积的90%，规模超过21世纪初开启的“粉红浪潮”。但是，多数新上台的左翼执政党根基并不牢固，受到右翼严重掣肘，难以摆脱弱势政府的窘境<sup>②</sup>；许多党恐难实现连续或长久执政。此轮左翼回归并不意味着右翼衰败，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左右力量大体均衡的格局。

#### 四 拉美左翼和右翼的特性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拉美左翼和右翼都有自身的特性，这些特性对拉美政治发展产生明显影响。

拉美左右翼之间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使该地区的左翼和右翼得以明确区分，也使左右竞争和相互轮替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和重要主线。从拉美地区政治发展史看，左翼和右翼的区别和差异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政治理念不同。拉美左翼主张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推进大众政治，倾向于民众主义；而右翼较强调政治秩序，倾向于精英治国和精英主义路线，有精英主义的偏好。（2）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存在差异。一般说来，拉美左翼的社会基础以中下社会阶层为主，右翼则以中上社会阶层为主；左翼通常相对较多地代表中下层诉求，主张变革现存秩序，要求社会权利与利益重新分配；而右翼通常会较多地代表中上层利益，主张维护

<sup>①</sup> Angel Arellano, “¿En Qué Se Diferencia la Nueva ‘Ola Progresista’ en Latinoamérica?”, 3 de febrero de 2022. <https://dialogopolitico.org/debates/nueva-ola-progresista-latinoamerica/>. [2022-05-06]

<sup>②</sup> 2021年秘鲁当选总统卡斯蒂略在首轮投票中只获得13.36%的选票，在第二轮以微弱优势险胜；在议会130个席位中，其所在政党仅获32席。博里奇也是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智利总统，首轮投票中只获得25.8%的选票，其所在的“赞成尊严”联盟在众参两院155和43个席位中，分别仅获37和4席。洪都拉斯左翼执政党在议会128个席位中仅占50席。

传统特权和既得利益，反对剧烈社会变革，赞同温和的社会改良。(3) 意识形态取向不一。拉美左翼同情社会主义思想，甚至赞同社会主义的政策和主张；右翼则抵触社会主义思想，敌视甚至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和主张。(4) 经济社会政策的取向有别。拉美左翼赞同国家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右翼则偏向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左翼更倾向公平优先于效率，右翼则较倾向效率优先于公平。(5) 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有区别。拉美左翼的自主倾向和反霸意识较强，更倾向于内向发展，有些左翼质疑甚至批评全球化；右翼更倾向于外向发展，赞同全球化；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左翼有一定程度的“去美国化”倾向，尤其反对美国干预拉美地区事务；右翼则有明显的“美国化”偏好，通常会采取较亲美的政策。由于左右翼间有显著差异，造成拉美政治发展中左右共存与竞争的现象明显，由此导致的钟摆效应也成为拉美政治发展的鲜明特征。

拉美左翼和右翼都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的存在及其外在表现极大丰富了拉美政治发展的内容。如前所述，在拉美左右翼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人们在对左右翼认同方面有较多共识，如多数学者或观察家对诸如委内瑞拉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古巴政府、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尼加拉瓜桑解阵政府的左翼属性，以及对墨西哥福克斯和卡尔德龙政府、哥伦比亚乌里韦政府和桑托斯政府、玻利维亚阿涅斯临时政府的右翼属性并无异议。但拉美左右翼间的界限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非常分明，有时较为模糊，用左右两分法并不能对所有政党和政治力量都做出清晰界定，有时甚至会出现分歧。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一批中左特点的政党在拉美地区执政，左右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对于哪些政党是左翼或哪些是右翼，似乎失去公认的统一标准。例如，阿雷亚诺把多米尼加的费尔南德斯政府（2004—2012年）、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政府（2004—2009年）和科尔蒂索政府（2019年—）视为左翼政府<sup>①</sup>；施瓦茨把海地的普雷瓦尔政府（1996—2001年）和阿里斯蒂德政府（2001—2004年）、秘鲁的加西亚政

<sup>①</sup> Ángel Arellano, “¿En Qué Se Diferencia la Nueva ‘Ola Progresista’ en Latinoamérica?”, 3 de febrero de 2022. <https://dialogopolitico.org/debates/nueva-ola-progresista-latinoamerica/>. [2022-05-06]



府（2006—2011年）也视为左翼政府<sup>①</sup>。但不少学者并不认同上述政府的左翼属性。鉴于拉美国家的某些左翼和右翼并无截然或明确界限，在使用左右两分法界定该地区政党和政府遇到技术性困难时，除“左”“右”的术语表达外，学界还常使用“中左”“中右”等更加模糊的概念<sup>②</sup>。左翼和右翼的相对性特征及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拉美政治发展的内容。

拉美左翼和右翼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变动性，这种变动性增加了政治发展的复杂性。无论拉美左翼还是右翼，其政治立场、政策主张、利益诉求、社会和群众基础都会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和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左右翼甚至还可能相互转化。同一个政党，在某一特定时期有左翼特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具有右翼属性。秘鲁阿普拉党曾是激进左翼政党，被认为是拉美地区第一个民众主义政党，曾主张以武装斗争手段推进国家变革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执政期间曾实行民众主义特色的政策。但进入21世纪后，该党明显地向“中右翼”政党转化，其经济社会的政策主张因而遭到该国传统左翼力量的严厉批评。同样地，传统右翼政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可能演化为中左翼政党。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右翼或中右翼政党，自该国20世纪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该党逐渐摆脱右翼政党的传统和身份，一直是中左翼执政联盟的主要成员，并与社会党等左翼政党长期联合执政。

此外，左翼和右翼的联合，以及执政者与执政党关系的经常性切割，也为拉美政治发展增添了新因素。在拉美国家大选中，经常能看到左右翼政党结盟参选，胜选后联合执政的现象；同一位政治家，上次大选是右翼候选人，下次大选有可能就成为左翼政党候选人。有些政党推举的候选人，胜选后或执政后与自己所属政党脱钩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危地马拉现任总统贾马特（Alejandro Giammattei）2017年创建“前进党”，并作为该党候选人在2019年当选总统，但在2020年1月就职当日宣布脱党，声称将“超脱党派利益，更好地服务人民”。博索纳罗作为巴西社会自由党候选人于2018年当选总统，2019年11月宣布退出该党，并试图另建新党。2017年厄瓜多尔“主权祖国”

<sup>①</sup> Marco Schwartz, “El Nuevo Giro a la Izquierda de América Latina”, 31 de diciembre de 2021. <https://www.eldiario.es/opinion/zona-critica>. [2022-05-18]

<sup>②</sup> 李菡、袁东振：《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效应与新一轮左翼浪潮的特点》，载《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

联盟候选人莫雷诺当选总统并执政后，脱离了“主权祖国”联盟的既定路线，2021年莫雷诺被开除出党。一个执政党把本党主席兼总统开除出党，在世界政党史上也属罕见<sup>①</sup>。上述现象频繁发生，为拉美政治发展增添了新因素，增加了用左右两分法划分拉美政党和政府的难度。

## 五 左右轮替现象折射拉美政治发展规律

左右竞争和交替发展是拉美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其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并仍将是今后该地区政治发展的“常态”；左右轮替的政治周期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拉美经济社会的发展周期有内在的关联性；周期性左右轮替对拉美政治发展具有双重性影响，从长远看，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中间路线或许会成为拉美国家主要政治力量的方向性选择。

左右相互竞争、交替发展和交替执政是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并非完全是政治发展的“负资产”。纵观拉美政治发展史可以发现，为了争夺权力和影响力，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和右翼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曾发生激烈对抗。一些国家的左翼曾长期开展反对右翼专制政权的武装斗争，右翼政权则用暴力方式对左翼进行镇压和压制，致使不少国家长期陷于动荡，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频发。由于左翼和右翼均无法通过暴力方式或手段完胜对方，双方在继续坚持各自基本立场、核心利益与主要诉求的前提下，也逐渐承认对方的权利、利益与诉求，并最终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在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接受在现存制度和法律体系框架下共存，通过定期举行的各类选举争夺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主导权。在多党竞争的环境下，右翼精英集团不会轻易接受左翼无限期掌权，而左翼也难以容忍右翼长期揽政；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无法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无法确保自己能在多党竞争的条件下长久执政，交替执政成为双方乃至中间派政党都可接受的选择。拉美国家受欧美政治影响较深，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巩固与深化，代议制、多党制、民主选举、政党轮替等观念根深蒂固，多数选民也乐于接受各主要政党轮流或交替执政。

拉美左右轮替的政治周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周期有内

---

<sup>①</sup> 周淑真主编：《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1—2022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第221—225页。

在的关联性，是经济社会发展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从拉美国家情况看，左右轮替多发生在经济社会出现重大变化或危机的时期。从表面看，左右轮替是一种政治现象，是左右翼竞争的结果和表现形式。然而，左右轮替不仅仅是政治现象，还是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果。拉美国家的左右轮替通常发生在经济下行、社会危机加重、民众不满加剧而改革又难以推进的时段。以21世纪以来的情况为例。世纪之交，拉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陷于困境，要求变革的呼声增高，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取代右翼上台执政，开启地区性“粉红浪潮”。2014年后拉美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结束，不少左翼执政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陷于困境，民众对左翼执政党的不满情绪增长，致使一批右翼政党重回执政地位，引发拉美政坛“左退右进”。但右翼执政后并未能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且受新冠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不利影响，拉美经济出现衰退，衰退的滞后效应不断发酵，致使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率上升、不平等加剧、社会动荡加重。拉美各界再次希望通过转换执政党来扭转经济社会困局。2020年以来，拉美又出现新一轮左翼执政。拉美的经验表明，尽管会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左右轮替的政治周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周期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

左右翼的竞争、共存、交替发展和相互替代，是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主线，也仍将是其政治发展的“常态”。如前所述，拉美左翼和右翼的社会基础、基本理念与政策主张有明显差异性；左右翼都有自己相对稳固的支持群体，左翼在中下社会阶层的支持者较多，右翼在中上阶层的影响力较大。整体来看，经过长期博弈和斗争，左右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起初“左弱右强”，逐渐过渡到势均力敌或大体均衡的状态。在现阶段，拉美左翼上台执政并不代表右翼影响的消失，右翼有各种手段对左翼执政党予以约束；同样地，右翼执政也并不意味着左翼无所作为，左翼也有应对和反击右翼的众多办法。在社会不平等非常严重的拉美地区，左翼的主张有很强号召力，自然也有重要政治影响力；而由于多数拉美国家一直没有进行过深刻社会变革，右翼精英主义的影响仍根深蒂固。可以预见，左右相互竞争、轮流或交替执政仍将是未来时期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常态”。

左右翼轮替对拉美政治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从长远看，中间路线或许会成为拉美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一方面，左右竞争会加剧党争力度，诚如许多学者所言，左右竞争所导致的执政党频繁轮替，会增加拉美国家政策的不稳定性和不连贯性，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难以

避免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左右共存和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稳定的重要调节器，在客观上有利于推动拉美国家采取更加务实与温和的发展路线。在左右共存和竞争的环境中，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党下台后，都会试图通过大选再度执政，也必定会从自己以往的执政经历中吸取教训，修正过激政策，寻求更加可行、务实、温和的路线，并最大限度争取一般民众的支持。2014 年前后哥伦比亚时任总统桑托斯曾多次表示，在左右严重对立的拉美，“第三条道路”将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宣称应在拉美左右二分法的基础上，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找到立足之地。<sup>①</sup>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拉美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地区政治发展的新趋势。事实上，2020 年后上台执政的不少左翼政党并非传统左翼，而是持中间立场的新左翼；一些仍在继续执政的右翼政党（如乌拉圭民族党、巴拉圭红党等）也不再坚持传统保守和精英主义立场，而是表现出一定的中间化倾向。从长远看，为化解左右对立和左右频繁轮替带来的消极后果，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中间路线或许会成为越来越多拉美主要政治力量的方向性选择。

（责任编辑 王 帅）

---

<sup>①</sup> “Santos Anuncia Relanzamiento de Cumbre la ‘Tercera Vía’”, 16 de junio de 2014. <http://www.colombia.com/santos-anuncia-relanzamiento-de-cumbre-la-tercera-via>. [2021-03-19]